

庆祝吕叔湘先生从事
语言教学与研究六十年
论文集

语 文 出 版 社

1 9 8 5

庆祝吕叔湘先生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六十年论文集

语
文
出
版
社

庆祝吕叔湘先生从事
语言教学与研究六十年
论文集

《中国语文》编辑部编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1985

QINGZHU LÜ SHUXIANG XIANSHENG
CONGSH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LIUSHI NIAN LUNWENJI

庆祝吕叔湘先生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六十年论文集

《中国语文》编辑部 编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0 1/8 印张 240 千字

1985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统一书号: 7240·010 定价: (乙)1.00 元



吕叔湘先生近照

目 录

论李涪对《切韵》的批评及其相关问题	李 荣 (1)
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	朱德熙 (10)
《尚书·洪范》“土爰稼穡”解	俞 敏 (21)
《诗经韵读》答疑	王 力 (29)
句型同而意义异例证	杨伯峻 (32)
汉字的性质	裘锡圭 (3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的白话资料	刘 坚 (42)
“把”字句中“把”的宾语	王 还 (48)
汉语句段结构	范继淹 (52)
主语的语法地位	李临定 (62)
“多”和“少”作定语	陆俭明 (71)
天津方言的连读变调	李行健 刘思训 (76)
当前汉语规范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吕冀平 戴昭铭 (81)
谈疑问句	林裕文 (91)
北京话去声连读变调新探	林 焘 (99)
跟副词“再”有关的几个句式	马希文 (105)
“言，讼也”考	甄尚灵 (115)
明代末年福州话的声母系统	邵荣芬 (121)
晋东南地区的子变韵母	侯精一 (130)
电子计算机绘制方言地图的试验	熊正辉 (138)
《祖堂集》词语试释	蒋绍愚 (142)
“影响”释义	江蓝生 (148)
吕叔湘先生传略	吕必松 (152)
吕叔湘先生著作系年	(155)

CONTENTS

On 李涪's criticism of <i>Qièyùn</i> (切韵) and related matters	Lǐ Róng (1)
The distribution of A-not-A question and analogous forms in Chinese dialects	Zhū Déxī (10)
A note on 土爰稼穡 in <i>Shūjīng</i> (书经)	Yú Mǐn (21)
Answer to questions about <i>Shījīng yùndú</i> (诗经韵读)	Wáng Lì (29)
Examples of the same sentence pattern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Yáng Bójùn (32)
The nature of Chinese logographs	Qiú Xīguī (35)
Vernacular passages in <i>Jiànyán yǐlái xìnián yàolù</i>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Liú Jiān (42)
On the object of the pre-transitive 把	Wáng Huán (48)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as composed of sentence sections	Fàn Jiyān (52)
On the subject	Lǐ Lǐndìng (62)
The use of 多 and 少 as noun-modifiers	Lù Jiǎnmíng (71)
Tone sandhi in the Tiānjīn dialect	Lǐ Xíngjiàn and Liú Sixùn (76)
Some issues i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urrent Chinese	Lǚ Jìpíng and Dài Zhāomíng (81)
On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Lín Yùwén (91)
A re-examination of tone sandhi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oing tone (去声) in the Běijīng dialect	Lín Tǎo (99)
Sentence pattern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dverb 再	Mǎ Xīwén (105)
An investigation of “言, 讼也”	Zhēn Shànglíng (115)
The system of initials of the Fúzhōu dialect at the end of Míng dynasty	Shào Róngfēn (121)
The modification of finals representing the suffixation of 子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Shānxī Province	Hóu Jīngyī (130)
An experiment in the making of dialect maps with the help of computers	Xióng Zhènghuī (138)
A selected glossary of <i>Zūtángjī</i> (祖堂集)	Jiǎng Shàoyú (142)
The meanings of 影响 in old texts	Jiāng Lánshēng (148)
A brief biography of Professor Lǚ Shūxiāng	Lǚ Bìsōng (152)
A bibliography of Professor Lǚ Shūxiāng	(155)

论李涪对《切韵》的批评及其相关问题

李 荣

提要 《切韵》成书三百年之后，李涪指摘《切韵》是吴音。这问题唐宋以来讨论的人很多。清朝纪昀的《沈氏四声考》，后来陈澧的《切韵考》，还有陈寅恪的《从史实论〈切韵〉》等，都讨论过这问题。不过在音韵方面还有可补充处。李涪指摘《切韵》分别全浊上去，单单指出李涪的方言全浊上去变去是不够的。别人很可以说，《切韵》那个时候已经变了。本文举例说明隋代诗文押韵上去之别符合《切韵》的分类。至于李涪指摘《切韵》分东冬鍾，因为很多人自己的方言不分东冬鍾，更加需要韵文作证。庾信和隋代诗文押韵符合《切韵》，这是最有力的论证。最有意思的是纪昀《沈氏四声考》，排比沈约诗文用韵，考明李涪《刊误》“所譏陆韵，正是沈音。”上去之辨，东鍾之分都是如此。李涪又指摘《切韵》“谋、浮”两字的音韵地位。本文连带讨论慧琳音里的吴音问题。分析李涪《刊误》对《切韵》的指摘可以说明，音韵史的研究必须注重方法。

陆法言的《切韵》是公元六〇一年写成的，序题“于时岁次辛酉，大隋仁寿元年。”长孙讷言为《切韵》作笺在公元六七七年，序云：“此制韵古沿今，无以加也。……于时岁次丁丑，大唐仪凤二年。”王仁昫撰《刊谬补缺切韵》据唐先生考定在公元七〇六年，中宗神龙二年，序里提到“陆法言《切韵》，时俗共重，以为典规。”孙愐增补《切韵》为《唐韵》在公元七五一年，序云：“惟陆生《切韵》盛行于世。……于时岁次辛卯，天宝十载也。”长孙讷言、王仁昫、孙愐都没有提到《切韵》是吴音。到晚唐才有人指摘《切韵》是吴音。孙光宪《北梦琐言》九 7《雅雨堂丛书》本《李涪尚书改〈切韵〉》条云：

广明元年为公元八八〇年，二年七月改元“中和”以前，《切韵》多用吴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涪改《切韵》，元注：一有“其上声”全刊吴音。当方进而闻于宰相，金许之。无何，巢寇犯阙同书九 6《李氏女》条：“唐广明中，黄巢犯阙”，因而寝止。于今无人敢以声韵措怀也。然曾见《韵铨》，鄙駁《切韵》，改正吴音，亦甚核当。不知八座于此，又何規制也。

李涪《刊误》下 8—10《学津讨原》第十二集云：

切韵始于后魏……至陆法言采诸家纂述，而为己有。……然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又有字同一声，分为两韵。……法言平声以东农非韵，以东崇为切；上声以董勇非韵，以董动为切；去声以送種非韵，以送众为切；入声以屋烛非韵，以屋宿为切。又恨怨之恨则在去声，恨戾之恨则在上声；又言辩之辩则在上声，冠弁之弁则在去声；又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又皓白之皓则在上声，号令之号则在去声。又以恐字、苦字俱去声。令士君子于上声呼假，去声呼恐，得不为有知之所笑乎。又旧书曰“嘉谋嘉猷”，法言曰“嘉予嘉猷”；《诗》曰“载沉载浮”，法言曰“载沉载浮元注：伏予反”。……且《国风·杕杜》篇云：“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又《雅·大东》篇曰：“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此则不切声律,足为验矣。何须东冬中终,妄别声律。……予今别白去上,各归本音。

当时赵璘《因话录》卷五和苏鹗《苏氏演义》卷上指出陆法言是代北步陆孤氏,后改河南陆氏,不是吴郡陆氏,《切韵》不是吴音。向来讨论这问题的人不少。本文不多引前人的议论,着重讨论李涪对陆法言《切韵》的三项实质性指摘:一是某些字属上声还是属去声,二是东韵跟冬韵、鍾韵(以平赅上去入,下同)的画分,三是“谋”字跟“浮”字的音韵地位。

先说第一项,李涪指摘下列四对字《切韵》分属上、去。《切韵》元本已逸。《切三》(S2071)存上声,缺去声。蒋斧藏本《唐韵》缺上声,存去声。两书合观,李涪所说与《切韵》符合。

《切三》 恨,~戾,痕垦反 辨,符蹇反 舅,巨九反 皓,光,胡老反

《唐韵》 恨,怨也,胡良反 弁,周冠名,皮变反 旧,故也,巨救反 号,~令,胡到反

《切韵》“恨辨舅皓”在上声,“恨弁旧号”在去声。《切韵》成书后三百年李涪认为这种分类不对。今天我们可以从原则和事实两方面,来认识并且解释这个分歧。先说原则问题。语言随空间而变,随时间而变。《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切韵·序》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切韵》有可能根据方言分韵。《切韵》究竟是否根据方言分韵,那是事实问题,可以用当时韵文来验证。本文作者曾经排比庾信与隋代诗文用韵。《切韵》的上声和去声是分押的,不分古声母清浊都是如此。在这里看不出地理上的差别。详见拙作《音韵存稿》135—258。这里只就李涪所说的四对字中,举庾信及隋代诗文用为韵脚的“辨(辨)、旧、皓、号”四字为例。“辨(辨)”跟“皓”押上声;“旧”跟“号”押去声。

1 庾信《周大将军赵公墓志铭》:衰衣频露,丹旆亟卷。约法情推,繁辞理遣。盗乌悬察,疑蛇立辨。人共官园,家同野茧。(《全后周文》十七 8,天和六年,公元五七一年)

2 张公礼《龙藏寺碑》:惟此大城,瓌异所践。疏钟响度,层磬露法。八圣四禅,五通七辩。戒香恒馥,法轮常转。(《全隋文》二二 16,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

3 释真观《梦赋》:夫邪不干正,恶无乱善。清浊异流,升沈各践。吾身披法铠,必游妙典。六贼稍降,四蛇方遣。大乘已驾,小魔宜剪。君是何人?欲来何辨?(《全隋文》三四 5)

4 阙名《荀夫人宋玉艳墓志》:彼苍何亲,味兹与善。谦盈孰害,彭殇谁辩。溽露春晞,灵芝夏纂。(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志四八九之二)

5 隋郊庙歌辞《太庙乐歌·皇祖献王神室歌》:盛才必达,丕基增旧。涉渭同符,迁邠等构。弘风迈德,义高道富。神鉴孔昭,王猷克懋。(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九 2765)

6 阙名《郑道育暨妻刘氏墓志》:公门卿族,世诞英秀。学礼闻诗,日新月就。琬琰为怀,仁义作富。孝睦闺庭,诺存交旧。(志三八七之二)

7 虞世基《秋日赠王中舍》:伊昔风期早,金兰信为宝。去来金马门,留连鬥鸡道。鹭岭访三禅,商山追四皓。胜地俱游息,披文递讨论。(《隋诗》六 2712)

8 李播《天文大象赋》:是以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分设其官,式司其告。唐则羲和降察,夏则昆吾演奥。嘉殷巫之美服,登周史之雅号。宋述子韦,郑称裊灶。唐昧与尹皋宣范,甘德暨石申垂造。故能下守职而恪恭,上知变而无傲。此希夷之妙象,岂蒙昧之私好。(《续古文苑》三 26)

从隋代望前追溯,“恨、恨”两字隋及隋以前诗文中没有用为韵脚。其他三对字,每一对都有一个作者同时用为韵脚。潘岳(247—300)用“舅、旧”,谢朓(464—499)用“辨、弁”,沈约

(441—513)用“皓、号”。列举如下,诗文短的举全文,长的只举韵脚。

9 潘岳《北芒送别王世胄诗》:微微髮肤,受之父母。峨峨王侯,中外之首。子亲伊姑,我父惟舅。昆同瓜瓞,志齐执友。第一章|惟我王侯,风节英茂。执憲中朝,剖符名守。配作此牧,頻显煩授。徐以姻掇,涼疾不就。第二章(逯欽立輯校《晋詩》四631)一二章上去換韵。

10 潘岳《杨仲武诔》:寢疾弥留,守兹孝友。临命忘身,顾恋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凄凄诸舅。(《文选》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影印南宋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年)尤刻本五十六29—31)|《序》云:“杨綏,字仲武,……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第二年为永康元年,潘岳被害。

11 潘岳《射雉赋》:于时青阳告谢,朱明肇授。靡木不滋,无草不茂。初茎蔚其曜新,陈柯槭以改旧。天泱泱以垂云,泉涓涓而吐溜。麦渐渐以擢芒,雉鷩鷩而朝鹄。(《文选》九8—14)

12 谢朓《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往晦必明,来硕资蹇。於皇克圣,时乘御辯。宝历载晖,瑶光重踐。昭昭旧物,熙熙迁善。(逯欽立輯校《齐詩》三1423)

13 谢朓《游山》:蹇辯得喪云誰辯,緬轉澶回流復宛。澶淺梗蘚衍展踐,蹇免迭善。(《齐詩》1424)

14 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战县甸选练,眄殿讙蒨。蒨荐变睨,遍眷弁从贲。垂纓弁见絢,衍(《齐詩》四1441)|“选”字“衍”字均上去两音。《切三》:衍,以浅反;选,思克反,又思绢反。《唐韵》:选,息绢反;衍,予线反,又羊浅反。“澶”字《广韵》市连切,《切三》与《唐韵》均未见。

15 沈约《梁明堂登歌·歌白帝辞》:神在西方,帝居西皓。允兹金德,裁成万宝。(逯欽立輯校《梁詩》三十2167)

16 沈约《郊居赋》:或攀枝独远,或陵云高蹈。因葺茨以结名,犹观空以表号。得忘己于兹日,岂期心于来报。(《全梁文》二五6)

如上所说,可见《切韵》上去之别,不仅符合隋代诗文用韵,还符合隋略前的用韵。李涪指摘《切韵》,一定是因为从陆法言到李涪,语言变了。这一点很好解释,已经有许多人说过,这里只要简单说几句就行了。“恨辯舅皓”是《切韵》上声全浊声母字,“恨弁旧号”是《切韵》去声全浊声母字。在李涪的方言里,全浊上声已经变成全浊去声。这四对字李涪分别同音,《切韵》分归上声、去声。所以李涪指摘《切韵》。在现代汉语方言里,尤其是北方方言里,《切韵》的全浊上声读同全浊去声。以北京为例:“恨”hěn,“恨”hèn,“辯=弁”biàn,“舅=旧”jiù,“皓=号”hào。只有“恨”字读上声不读去声,跟“俭”jiǎn,“缓”huǎn一样,是例外。

至于“又以恐字、苦字俱去声”,那是指摘《切韵》这两字各有上去两音。《切三》恐,墟隄反;苦,康杜反。《切三》缺去声,《唐韵》去声开头残缺七八个韵,《王韵》恐,区用反。《唐韵》“胯”小韵有“苦”字,注云“加”,表示《切韵》去声本无苦字。由此可知李涪所见《切韵》是增字本,并非陆氏元本。隋代韵文“恐、苦”两字不用为韵脚。现代汉语方言这两字上声。可能李涪的方言,恐字、苦字都只有上声的音,他认为恐字、苦字不该有去声的音。李涪的恨字已读成去声,恐字又只有上声的音,所以说“令士君子于上声呼恨,去声呼恐,得不为有知之所笑乎?”

李涪引的《唐风·杕杜》“杜澹踣父”四韵;《小雅·大东》“砥矢履视”四韵,《切三》分别为徒古反,私吕反,俱羽反,扶雨反;职雉反,式视反,力几反,承旨反,都是上声字互相押韵。这两章用韵本来切合声律。李涪的方言全浊上声变去声,“杜父视”三字读去声,这两章都变成上去互押,所以他说“此则不切声律,足为验矣。”

总起来说,李涪指摘《切韵》“去声为上”,是就“恨辯舅皓”和“杜父视”等全浊上声字而言。李涪认为这些字是去声,《切韵》不该列入上声。“上声为去”是说恐字、苦字都只有上声一读,不该有去声的又音。分清李涪说的“上声为去”与“去声为上”的范围,才能理解李涪的本意。

李涪对《切韵》的第二项实质性指摘是东韵跟冬韵、鍾韵的画分。这是以平声赅上去入三声，下文有时明说东部跟冬部、鍾部，包括四声。这些韵总起来组成等韵的通摄。为讨论方便起见，先列举《切韵》通摄全部的韵目和韵母。

	《切韵音系》	传统等韵	《方言调查字表》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东部一	一等	一等	一等	东韵一	董韵	送韵一	屋韵一
东部丑	丑类	二三四等	三等	东韵丑		送韵丑	屋韵丑
冬部	一等	一等	一等	冬韵		宋韵	沃韵
鍾部	丑类	二三四等	三等	鍾韵	腫韵	用韵	烛韵

东一与东丑两类，在先秦本来不是一部。后代音变，逐渐合流，合并为一。说到《切韵》东一和东丑两类的合并，读《切韵》的人都知道，从东韵和屋韵列字的次第，可以看出分为两类的痕迹。表一平声东韵开头“东、同”两个小韵是东一类，当中夹着“中”至“隆”十八个小韵是东丑类，末了是“空”以下十三个小韵又是东一类。入声屋韵前头“屋”至“木”十七个小韵是屋一类，后头“福”以下二十七个小韵是屋丑类。上声董韵只有董一类，没有董丑类。去声送韵两类字次序看不出条理。所以这两韵都不列表。表竖行由左望右读。反语下注明古声母和传统的等。

表一

东韵	东德	同徒	中陟	虫直	终职	仲敕	崇鋤	嵩息	戎而	弓居	融余	雄羽	瞢莫	穹渠	翦扶	冯方	丰敷	充处	隆力	空苦	公古	蒙莫	笼卢	洪胡	藜徂	翁乌	忽仓	通他	蓼子	蓬薄	烘呼	幌五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端	端	端	知	澄	章	徹	崇	心	日	见	以	云	明	溪	群	並	帮	滂	昌	溪	见	明	来	匣	从	影	清	透	精	並	晓	疑
一	一	一	三	三	三	三	二	四	三	三	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屋韵	屋乌	独徒	穀古	哭空	禿他	禿送	禿丁	禿呼	禿昨	禿千	禿蒲	禿普	禿博	禿莫	福方	伏房	缩所	六力	逐举	菊驱	熟殊	俶昌	駟余	奄七	粥之	肉叔	著如	竹许	璵陟	璵初	璵子	璵女	璵側	璵芳	璵息	璵莫	璵于	璵丑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影	定	见	匣	溪	透	心	端	来	晓	从	精	清	並	滂	帮	明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表一东韵根据《切二》(S2055)，空“苦红反”元误作“若红反”

屋韵根据《切三》，参用蒋斧藏本《唐韵》。“屋、禄、瘕”三小韵《切三》残缺，据《唐韵》。《切三》“濮”字上脱落“卜，博木反”，据《唐韵》补。“奄，七宿反”《切三》误作“即育反”，“琨，初六反”《切三》误作“琨”，均据《唐韵》改正。

现在请看隋代诗文通摄字是怎样用韵的。这里根据拙作《隋韵谱》与《庚信诗文用韵研究》(均见《音韵存稿》)列表二如下页，详见元文。庾信卒于开皇元年，即公元五八一年，本来也可以收到《隋韵谱》里。因为当初分为两篇，所以这里先分列，后总计。

表头是韵目，举平声赅上去入三声。表左分“隋”与“庾信”两组，各分平上去入，各有小计，然后是总计。小计之和为总计。为醒目起见，小计和总计的数目排黑体。冬韵字不单用，所以“冬”字下无数目字。庾信上声字不用为韵脚，所以不列上声一行。以鍾部为例，《隋韵谱》平声独用 21 次，上声无例，去声 3 次，入声 15 次，小计 39 次；庾信平声 15 次，入声 3 次，小计 18 次；总计 57 次。又如冬鍾合用《隋韵谱》平声 3 次，去声跟入声各 1 次，小计 5 次；庾信无例，所

以总计还是 5 次。

表二

		东一	东丑	东一、丑	东	冬	鍾	东冬	东鍾	冬鍾	东冬鍾
隋	平声	8	8	66	82		21		6	3	1
	上声								1		
	去声	1		2	3		3			1	
	入声	2	10	15	27		15	1	2	1	
隋	小计				112		39	1	9	5	1
庾信	平声		6	23	29		15				
	去声			3	3						
	入声		1	8	9		3	1			
庾信	小计				41		18	1			
总计					153		57	2	9	5	1

从表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东部分为两个韵母，表里分“东一独用、东丑独用、东一跟东丑合用”三栏，为区别起见，表头跟用韵次数都用小字排印，並且不列“小计、总计”。例如《隋韵谱》东一韵跟东丑韵分别独用各 8 次，东一韵跟东丑韵两类合用 66 次，合计 82 次。两类合用多而分别独用少，这大概就是两类《切韵》合为一韵的理由。这是第一个结论。

从上表的总计还可以看出《切韵》东、冬、鍾三部分立的理由。东部跟鍾部都以独用为主。冬部字少，独用例未见。冬鍾合用是冬鍾洪细相配之故，《切韵》“恭龕縱”三小韵入冬韵可以说明冬鍾之间的关系。绝大部分韵例说明《切韵》分部符合当时用韵，例外很少。保不定例外里还有个别错字。有人认为庾信有两个东鍾合韵的例，靠不住。见《庾信诗文用韵研究》228 面。

纪昀《沈氏四声考》乾隆甲申〔二十九年＝公元一七六四年〕镜烟堂本 卷上 3—5 与卷下 37, 51, 66—68 罗列通摄韵例，卷上 5 有按語，现将韵例分列于按語之下，以便阅读。

……知东冬鍾三韵之分，固休文之旧也。休文诗文用东韵者十四篇，

《郊居赋》：隆躬风东通 | 《桐赋》：桐葱丛虹 | 《桐柏寺金庭馆碑铭》：功通空躬 | 《梁雅乐歌》：宫融终功风通嵩 | 《塘上行》：通丛风童空东隆终蓬宫 | 《前缓声歌》：东风宫鸿空虹童空元注：复一韵中嵩 | 《四时白紵歌》：红风同中 | 《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工铜珑穷鸿穹丛风雄桐充嵩 | 《咏新荷应诏》：中风红 | 《咏帐》：宫风 | 《八咏诗〔·登台望秋月〕》：丛风红濛空通珑鸿宫东 | 《八咏诗·岁暮愍衰草》：风红东宫 | 《瑞石像铭》：功空濛融通葱风东衷空工隆嵩 | 《江南弄》：桐宫风以上十四篇元注：並一东

用冬鍾韵者五篇“恭”字归到鍾韵，当云“用鍾韵者五篇”，

《司徒谢朓墓铭》：鍾龙重本篇起五篇元注：並三鍾 | 《梁鼓吹曲》：鍾镛容龙蹤元注：按《广韵》“恭”字注曰：“陆以恭龕龕等入冬韵，非也。”则此三组之字，《切韵》本在冬韵，此据《广韵》注之。案按：《广韵》作“恭龕蹤”，“蹤”当作“縱”，“蹤”字《切二》与《王韵》本在鍾韵，《切二》、《王韵》、《广韵》都是恭龕縱三小韵相次。参看《切韵音系》一九五六年新版第 8 面注 5。 | 《怀旧诗》：蹤峰逢松 | 《梁三朝雅乐歌》：重容从雍恭 | 《豫章文献王碑铭》：从恭庸龙

以东通冬鍾者二篇，

《八咏诗〔·被褐守山东〕》：葱空丛濛虫东並一东淙二冬虹风笼通並一东逢三鍾 |

《游沈道士馆》: 功充中宫穷丰躬龍凤並一东蹤三鍾鴻通嵩同並一东 以上两篇小字均元注
知其三韵同用。然上声用二肿不杂董韵,

《怀旧诗》: 奉拥宠元注: 並二腫
去声用“三用”不杂宋、送韵,

《丞相长沙宣武王墓铭》: 纵用元注: 並“三用”
入声屋、沃、烛三韵凡十五用而各不相入 荣按: 屋、烛分别独用, 未用沃韵字,

《郊居赋》: 竹菊 | 《桐赋》: 陆屋穀木 | 《齐故安陆昭王碑铭》: 轴穀哭菊 | 《齐明帝哀策文》: 穆肃屋服 | 《梁雅乐歌》: 肃穆福祝 | 《梁三朝雅乐歌》: 族木掬穀福 | 《循役朱方道路》: 穆服陆複伏牧竹復以上七篇元注: 並一屋

《郊居赋》: 项烛俗玉 | 《司徒谢朓墓铭》: 属曲 | 《游鍾山诗应西阳王教》: 足曲欲足复一韵 | 《咏箏》: 曲续玉 | 《大言应令》: 局足 | 《八咏诗[·岁暮愍衰草]》: 烛续曲绿 | 《伤美人赋》: 玉曲躅烛褥 | 《伤春》: 绿曲续玉以上八篇元注: 並三烛

知其必各自为部。所谓“欲广文路, 自可清浊皆通; 若赏知音, 即须轻重有别”者也。
“欲广文路”四句引《切韵·序》, “有别”元作“有异”。纪氏引“轻重有别”大概是说东冬鍾“必各自为部”; “清浊皆通”大概是就“以东通冬、鍾者二篇”而言。

其实“以东通冬、鍾者二篇”也是东韵独用。上引《游沈道士馆》十三韵中, 只有一韵是三鍾的“蹤”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六 1637 “蹤”韵两句是:

所累非物外。《文选》[二二]作外物, 《文章正宗》[二九]同。为念在玄空。《类聚》[七八]作蹤, 《诗纪》[七三]云一作蹤。

六臣注《文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二二 30—31 作:

所累非外物, 为念在玄空。善曰: 慎子曰: 夫德精微而不见, 聪明而不发, 是故外物不累其内。《尔雅》曰: 玄, 道也。然道体无形, 故曰空。 翰曰: 玄空, 道也。言我游此, 超然自得, 不为外物累己, 所念在于道也。

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影印宋本二二 24 正文及善注均同, 惟《尔雅》作《广雅》。当据此注补入《广雅》三“道也”条。可见李善与李周翰所据均作“玄空”。所以沈约《游沈道士馆》实在是东韵独用。

逯钦立辑校《梁诗》七 1668—1669 《八咏诗·被褐守山东》全文如下, 所校异文与本文所论无关的从略。

守山东, 山东万岭鬱青葱。两溪共一泻, 水洁望如空。岸侧青莎被, 岩间丹桂丛。上瞻既隐轸, 下睇亦溟濛。远林响咆兽, 近树聒鸣虫。路出若溪右, 涧吐金华东。万仞倒危石, 百丈注悬濂《玉台》[九]作丛, 《文苑》[一六〇]、《诗纪》[七四]作淙。掣曳写流电, 奔飞似白虹。洞井含清气, 漏穴吐飞风。玉宴膏滴沥, 石乳室空笼。峭崿途弥险, 崖岨步才通。余舍《类聚》无舍字, 《文苑》同平生之所爱, 歎暮年而《诗纪》作之此逢《玉台》作逢此, 《文苑》同。欲一去而不还, 怅邹衣之未褫。揖林壑之清旷, 事氓俗之纷诡。幸帝德之方升, 值天纲之未毁。既除旧而布新, 故化民而俗徙。播赵俗以南徂, 扇齐风以东靡。乳雉方可驯, 流蝗庶能弭。清心矫世浊, 俭政革民侈。秩满归白云, 淹留事芝髓。

“百丈”句《艺文类聚》三十六作“百丈注悬濂”。《切二》东韵“濂”字职戎反, 注云“小水入大水, 又[冬韵]在冬反。”“歎暮年而此逢”当据《玉台新咏》与《文苑英华》作“歎暮年而逢此”。“逢此”为动宾式, “此”字当在后。本诗先押东韵: 东葱空丛濂虫东濂虹风笼通, 再换纸韵: 此褫诡毁徙靡弭侈髓。开头押东韵部分写景。后半“余舍平生之所爱”以下转为写意, 同时换韵。

校正韵字之后, 沈约诗文东、鍾两部四声分别独用(“恭”字归鍾韵, 冬部无字), 次数见下,

合计东部独用 23 次, 鍾部独用 17 次。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合计
东部	16			7	23
鍾部	5	1	3	8	17

间尝论之, 纪氏未闻以小学名家, 而《沈氏四声考》一书, 于音韵之学, 贡献甚多。第一, 该书乾隆己卯(二十四年, 公元一七五九年)序云: “今取其沈约有韵之文, 州分部居而考之”。卷下 46 云: “今考休文《明堂登歌》以“皓”协“宝”, 《郊居赋》以“号”协“蹈、报”。[李涪《刊误》]所譏陆韵, 正是沈音。”上去之辨, 东鍾之分, 都是如此。考明沈约用韵与陆法言《切韵》分部大同小异, 实为创见。

第二, 《沈氏四声考》上 11 云: “时惟刘勰笃信休文, 《文心雕龙》系赞五十篇, 以沈韵校之, 无不相应。”上 32 云: “《文心雕龙》用韵甚严。”纪氏博极群书, 宜有此卓识。

第三, 纪氏校订韵字有时亦甚精审。《沈氏四声考》上 10 云:

《六忆诗》: 墀六脂 思七之 饥六脂 按“饥”字刊本作“饑”, 是八微韵中字。考约所用支、脂、之韵, 皆不入微; 所用微韵, 亦无一字入支、脂、之。知刊本误也。

考“饥”为饥饿之饥, “饑”为“穀不熟”即饑荒之饑。古籍钞刊, 二者常互讹, 请参看拙作《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10 (《中国语文》1980. 1. 5—20)。逯钦立辑校《梁诗》七 1663 《六忆诗》凡四首, 第一首《忆来时》此句正作“相见乃忘饥”。第三首《忆食时》云: “欲食复羞食, 含哺如不饥。”字均作“饥”, 与纪校相符。纪云“知刊本误也”, 所用约集, 盖非善本。

纪氏排比沈约诗文, 云“以东通冬、鍾者二篇”, 未能校正错字, 除刊本有误外, 还有深一层的音韵史的理由。先秦古音, 东部包括《切韵》东一部和鍾部, 冬(或中)部包括《切韵》东丑部和冬部。到了《切韵》, 东一部和东丑部合并, 造成东、冬、鍾鼎立的局面。音韵的演变是渐变。韵部的渐变表现为押韵时各部的字独用合用频率之消长。加上先秦古音东、冬(或中)两部的确立有个认识过程。汉以前古音东部跟阳部有瓜葛, 冬(或中)部跟侵部有瓜葛。这都增加了画面的复杂性。从先秦到《切韵》, 音韵分类渐渐接近《切韵》, 符合《切韵》。前人研究音韵, 断代的观念不够强。有时片面的历史知识反而妨害认识各时代的音韵面貌。这就是作者罗列隋代诗文, 用来验证《切韵》分部与当时用韵关系的理由。

现在讨论李涪东冬鍾三韵不该分的话。《切韵》“东”字东一韵德红反《切二》, “农”字冬韵奴冬反《王韵》; “董”字董韵多动反《切三》, “勇”字腫韵余陇反《切三》; “送”字送一韵苏弄反《王韵》, “種”字用韵之用反《王韵》; “屋”字屋一韵乌谷反《切三》, “烛”字烛韵之欲反《切三》。李涪主张东冬、董腫、送用、屋烛不必分, 所以他指摘《切韵》“东农非韵, 董勇非韵, 送種非韵, 屋烛非韵。”《切韵》“崇”字东丑韵锄隆反《王韵》; “动”字董韵徒惣反《切三》; “冢”字送丑韵之仲反《王韵》; “宿”字屋丑韵息逐反《切三》。根据上文第一项所说, 李涪主张全浊上声的字应该归到去声, “动”字定母, 依他的主张也该是去声, 所以他指摘《切韵》“董动为切”。至于“东崇为切, 送冢为切, 屋宿为切”, 这三句只是陪衬的话。李涪主张东冬鍾不分, 岂有主张东送屋三韵的两类都分成两韵之理。“冬”字冬韵都宗反; “中”字东丑韵陟隆反; “终”字东丑韵职隆反。李涪说“何须东冬中终, 妄别声律”, 反对分东冬, 那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中终”两字都是东丑韵字, 只是声母有知母跟照母之别, 李涪上文提到“董勇、送種、屋烛”三对字不该分韵, 而没有提到声母的差别。要是李涪元文就是“东冬中终”, 东韵字三个, 冬韵字一个, 鍾韵字一个也没有, 前后文似乎照应欠周。也许“中终”是“中鍾”或“终鍾”之误也未可知。(“鍾”字《切二》鍾韵职容反。《切韵》系统

鍾韵无知母字。)《沈氏四声考》上5与《切韵考》六9均引米元章《画史》纪陈二书皆节录,今据《丛书集成》影印《津逮秘书》本87云:“陆德明陈澧按:此当作陆法言亦复吴音,传其祖说。故以东冬为异,中鍾为别,以象为奖,以上为赏。因其吴音,以聾后学。”“以象为奖,以上为赏”指《切韵》全浊上声仍归上声。《画史》“东冬中鍾”与“吴音”的说法可能出于李涪《刊误》。

沈氏用韵与《切韵》大同小异,盖沈氏行文据当时之语言,陆生定韵亦据当时之语言。沈氏天监十二年(公元五一三年)卒,年七十三。陆生与颜魏诸公论韵在开皇初(开皇元年为公元五八一年)。年代相去不远,音类变化不大,亦在意料之中。纪氏谓《切韵》本于沈氏《四声谱》。智者千虑,或有一失。音韵之学,近世渐明,未可因此轻议前贤。

李涪对《切韵》的第三个实质性的指摘是“谋”字跟“浮”字的音韵地位。这两字隋代诗文都押尤侯韵(隋代尤侯同用),但反切下字系联情况有点特殊。《切三》尤韵字系联情况如下:

求	尤雨求反	忧於求反	刘力求反	牛语求反	丘去求反	鸠居求反	愁士求反
鳩	抽敕鳩反	周职鳩反	不甫鳩反	搜所鳩反	邹侧鳩反	裘巨鳩反	
由	遁即由反	柔耳由反	啾子由反	囚似由反	俦直由反		
游	秋七游反			秋	茜自秋反		
周	猷以周反	隼赤周反	收式周反	尤	彪匹尤反	拊楚尤反	休许尤反
流	脩息流反	隼市流反	辇张流反	愁	惆去愁反		
谋	浮薄谋反			侯	谋莫侯反		

其中“辇,张流反”《切三》残,据《王韵》补。“惆,去愁反”与“丘,去求反”同为溪母。董同龢《广韵重组试释》17(《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一九四八年)以为“惆”字当移入幽韵溪母。尤韵三十二个小韵,前头三十个小韵反切下字互相系联;最后两个小韵,“浮”字用“谋”为反切下字,“谋”字用“侯”为反切下字,“侯”字不在尤韵,在侯韵。宋跋本《王韵》“浮,缚谋反”与“谋,莫浮切”互相系联,但是这两个小韵与尤韵其他小韵仍旧互补而不系联。

李涪引《书·君陈》“嘉谋嘉猷”(《礼记·坊记》引《君陈》这一段与今本伪古文大致相同),法言曰:“嘉予嘉猷。”又引《诗·小雅·菁菁者莪》“载沈载浮”,法言曰:“载沈载浮元注:伏予反。”洪诚《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172—174疑两个予字当作矛字。又转引“浮、打、敷”三字音,为《切韵》中有吴音作证。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浮,附无反,《玉篇》音扶尤反,陆法言音薄谋反,下二皆吴楚之音也,今並不取。又卷八:打,德耿反,陆法言音都挺反,吴音,今不取也。以上两条据《中国语文》1962.10.476。又卷首:覆,敷务反,见《韵英》,秦音也,诸字书音为敷救反,吴楚之音也。据《观堂集林》卷八《天宝韵英……分部考》。以上三条据《大正藏》五四349.1,350.1,312.1校改

洪诚疑两个予字当作矛字,大概是对的。他转引的三条慧琳音不足以说明《切韵》中有吴音。打字跟恐、苦两字类似,指摘者认为《切韵》著录的两个音中,一个是正音,一个是吴音。

《切三》梗韵:打,德冷反,又都定反,一。冷,鲁打反,又鲁定反,一。

《切三》迥韵:“顶,丁茗反”小韵无“打”字。冷,寒。力鼎反。

宋跋本《王韵》梗韵:打,德冷反,又都行反,击,一。冷,鲁打反,又鲁挺反,小寒,一。

宋跋本《王韵》迥韵:打,击。丁挺反。冷,小寒。力鼎反,又鲁打反。

《广雅》胡文煥本三3打,曹憲音鼎。

欧阳修(1007—1072)《欧阳文忠公集一二七·归田录》二18—19《四部丛刊》影印元代刊本:今世俗言语之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缪者,惟打字尔打,丁雅反,其义本为考击。故人相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盖有槌搥一作击之义也。至于造舟車者曰

打船、打車，网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粘紙曰打粘，以丈尺量地曰打量，举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击之打，自音“謫疑當作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从手从丁，丁又击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小字為元注

王觀國《學林》《湖海樓叢書》本十 26：打字世呼作丁寡切，而字書打字惟音頂，無丁寡切之音也。

《切三》“都定反、魯定反”，“定”字均為“挺”字之誤，蓋鈔手全濁上去不分，把全濁上聲字寫成去聲。《王韻》“又都行反”，“行”字亦為“挺”字之誤。這些錯字的改正都有迴韻字為證。“打”字的音韻特點有二：第一，“打”字端母，見于二等韻，今音讀[tɿ]聲母。第二，“打”字今大部分方言讀[a]韻上聲，與“把、馬”疊韻。此音與宋代“丁雅切”或“丁寡切”相符。今吳語“打”字讀[tɑŋ ˈtā]一類音，與“冷”字疊韻。“打”字《切三》僅見于梗韻，迴韻一音列為又音，《王韻》始兩韻兼收。所引慧琳音“打，德耿反”，唐人梗二等、耿兩韻常不分，德耿反與德冷反同音，德冷反就是慧琳主張的音。加以“德冷反（德耿反）”與今吳語密合無間，可見《切韻》這個音在慧琳時南北通行。而所引慧琳音竟忽略《切韻》或其增訂本打字有德冷反的音。這就需要進一步考究指摘的原因。大概當時《切韻》流行，南北方音頗有差別。北方有的人看到《切韻》與本地方音或心目中正音不合之處，就輕易說是吳音，未必于吳音有真知灼見。正像作者故鄉浙江溫嶺東鄉人，管聽不懂的話都叫福建話一樣。現在討論前人对《切韻》的指摘，不能只讀原告的文字。《切韻》雖逸，唐人鈔本韻書尚在。古之吳音，今不可得而聞。今吳語地區人民以千萬計，“打”字與“冷”字疊韻，眾口一詞。研究音韻學要讀古人之書，還要審今人之音。

必須注意，書里說的吳語，即使真是吳語，未必就限于吳語。举个眼前的例子。常熟人王古魯注《初刻拍案惊奇》（一九五七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常說吳語。一 25 “轉來、轉去”注云吳語，同“回來、回去”。一 25 “后生”注云：“吳語稱年輕人做‘后生’或‘后生家’。”其實閩語、客家話、贛語、湘語、皖南也說“轉來、轉去”。晉語、粵語、閩語、客家話、贛語、皖南也說“后生”。

浮字跟覆字的问题要放到较大的范围来考察。先说“覆”字秦音跟吴楚之音对举。慧琳疏勒人，驻锡长安大兴寺，公元七八三年至八〇七年撰《大藏一切经音义》。他有把握的只是秦音，“诸字书音为敷救反”，《切韵》与其他字书相同，吴楚之音是其他方音甚至是通语的意思。“浮”字性质和“覆”字相同，附无反其实也是秦音，扶尤反与薄谋反是其他方音或通语。《切韵》尤虞两韵唇音字之间本来有又读。《唐韵》遇韵：“仆，偃仆，”方遇反。又有韵：“仆，前倒，”敷救反。《切韵》以来，尤虞两韵又读更多了。例如《切三》虞韵“字（当作孚）武反”小韵有“殍”字，注云“食上生白[毛]”。《切三》有韵字残缺，“缶，方久反”小韵仅有三字：“缶，瓦器……方九反，三。丨魚……丨否，又符鄙反。”宋跋本《王韵》“缶，方久反”共九字，第六字为“殍，饼败有气。”由此可见，虞韵唇音字在《王韵》也有有韵的又音。（《广雅》胡文煥本三 4 殍，曹憲音敷九反。）不光是“浮、覆”两字，其他字书有附无反、敷务反的音。加上虞尤唇音字今多数方言常不分，如北京音“扶=浮”fú。我们可以推定，尤虞唇音字不分，“秦音”走在其他方言前头。

如上所说，据“打、浮、覆”三字慧琳音说《切韵》有吴音，证据是不足的。不过从《切三》和《唐韵》看来，《切韵》的确有方言。《切三》荡韵：“𨔵，𨔵，吴人云，𨔵朗反。”《唐韵》禡韵：“𨔵，蜀人谓平川为平𨔵，加，”必驾反。这两条都跟现代方言密切符合。不过从“唐荡宕”跟“麻马禡”六韵全部的字看，吴人与蜀人的字音都已经折合成《切韵》系统了。

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

朱 德 熙

提要 本文第一部分指出汉语方言里的反复问句有“VP 不 VP”和“可 VP”两种类型。这两种反复问句互相排斥,不在同一种方言里共存。第二部分追溯这两种反复问句的历史,并且考察了两种句式在五部明清时代的白话小说里的分布情况。其中代表江淮方言的《西游记》和《儒林外史》采用“可 VP”句式,代表山东方言的《金瓶梅[词话]》采用“VP 不 VP”句式。《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里两种句式并存,但这并不一定真正反映当时北京口语的实际情况。

本文还为《金瓶梅》第 53 至 57 回是南方人补作的旧说提供了语言学上的证据。

壹

1.0 许多汉语方言里的疑问句都可以区分成特指问句、是非问句和选择问句三种类型。反复问句也是一种选择问句。区别在于一般的选择问句要对方在 X 与 Y 里选择一项作为回答,反复问句则是让人在 X 和非 X 里选择一项作为回答。反复问句最常见的形式是:

(a) VP 不 VP? (去不去? / 喝水不喝?)

(b) VP 没有? (去了没有? / 看见没有? / 买票没有?)

以下我们把此类反复问句称为“VP 不 VP”型。“VP 不 VP”型反复问句在方言里的分布很广。北方官话、大部分西南官话、粤语、闽语以及大部分吴语里的反复问句都采取这种形式。

反复问句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在 VP 前边加上一个疑问副词造成的问句。我们暂时把这种形式的反复问句记为:

(c) FVP?

采取 FVP 型反复问句的方言点,我们注意到的有以下是一些:

一、吴语——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熟、昆山(据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

二、西南官话——云南省的昆明、通海、个旧、蒙自、会泽、曲靖、大理、思茅、梁河。

三、下江官话——安徽省的合肥、蚌埠、灵璧、泗县、五河、嘉山、凤阳、全椒、芜湖、贵池、安庆、东流、六安、霍丘、临泉、涡阳、颍上、阜阳(据《安徽方言概况》);江苏省的淮安、盐城、南京。

因为没有做过系统调查,以上提到的方言点只是举例性质,并不完全。现在选择吴语里的苏州话、西南官话里的昆明话、下江官话里的合肥话作为代表来介绍 FVP 型反复问句。

1.1 苏州话可以在 VP 前边加上疑问副词“阿”[aʔ₁]造成问句。例如:

1.1.1 耐阿晓得? (你知道不知道?)

1.1.2 耐看阿好? (你看好不好?)

1.1.3 阿要吃点茶? (要不要喝点茶?)

1.1.4 阿吃得落? (吃得下吃不下?)

1.1.5 俚阿是耐格兄弟? (他是不是你弟弟?)

“阿”在“曾”[zən˧]字前头出现的时候,两个字就融合成一个音节“𪛗”[aŋ˧]。例如:

1.1.6 耐𪛗吃饭了? (你吃饭了没有?)

有人把这类问句解释成是非问句。①从形式上看,这种问句是由主要动词(本文所谓动词是广义的,包括形容词在内)的肯定式构成的,很象是非问句。可是就其性质来说,却跟其它方言里由谓词性成分的肯定式和否定式并列起来组成的“VP 不 VP”型反复问句相当。例如跟北京话比较,跟 1.1.1 相当的说法不是“你知道吗?”而是“你知道不知道?”跟 1.1.2 相当的说法不是“你好看吗?”而是“你好看不好?”我们采取这种看法的理由如下:

第一,苏州话的是非问句可以用“是格”作为肯定的回答。选择问句不能这样回答,必须在问句提出的几项里选择一项作为回答。“阿 VP”型问句的回答方式同于选择问句,不同于是非问句。例如:

1.1.7 耐阿晓得? ——晓得格。

1.1.8 耐看阿好? ——蛮好。(很好)

1.1.9 耐阿吃得落? ——吃得落格。

1.1.10 耐𪛗吃饭了? ——吃过哉。(吃过了)

只有当句子里的主要动词本身就是“是”字的时候,才能用“是格”回答:

1.1.11 俚阿是耐格兄弟? ——是格。

第二,苏州话选择问句后头可以带语气词“嘎”[tɕiaʔ˧],例如:

1.1.12 耐是吃饭还是吃粥嘎?

1.1.13 耐实梗说到底是骗别人家,还是骗耐自家嘎? (你这么说到底还是骗别人,还是骗你自己呢?)

是非问句后头不能带语气词“嘎”。“阿 VP”型问句后头可以带“嘎”,跟选择问句一样:

1.1.14 耐阿吃得落嘎?

1.1.15 俚阿是耐格兄弟嘎?

1.1.16 耐阿去过歇嘎? (你去过没有?)

第三,苏州话里没有“VP 不 VP”型的反复问句。换句话说,苏州话里不存在跟其它方言(例如北京话)的“去不去?”“去了没有”相当的“*去勿去?”“*去了勿曾?”的说法。要表示这样的意思,苏州话只能说:“阿去?”“𪛗去?”

根据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确定苏州话的“阿 VP”是一种反复问句。其中第三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苏州话里的疑问句跟其它方言一样,也包括特指问、是非问、选择问三种类型。如果我们把“阿 VP”解释为是非问句,那末苏州话里就没有反复问句了。从苏州话的疑问句的整个系统看,“阿 VP”型问句正好跟其它方言里“VP 不 VP”型反复问句相当。

1.2 昆明话可以在 VP 前边加上疑问副词“格”[kə˧]造成问句。例如:

1.2.1 你格认得? (你认得不认得?)

1.2.2 你格上街? (你上不上街?)

1.2.3 你格说了? (你说了没有?)

1.2.4 这条裙子格漂亮? (这条裙子漂亮不漂亮?)

1.2.5 他格是你弟弟? (他是不是你弟弟?)